

顏斗作品集

猴 子 仔 有 种

二

內蒙古文化出版社



东52A-6

44562

17J2

22

C-3

颜斗作品集之(17)

猴 国 仔 有 种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②

(内蒙古)新登字 078 号

责任编辑:吴 仁

颜斗作品集(17)

猴囤仔有种

颜 斗 著
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(海拉贝市河东新春路)

赤峰印刷集团印刷

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 1/32

32 印张 580 千字

1998 年 10 月第一版

1998 年 10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 T-80506-565-X/I·163

定价: 36.80 元

内 容 提 要

有些事是上天早就安排好的，人根本就无力反抗。本来游飞可以象痞子一样逍遥自在，无奈他是武林盟主之子，不愿受拘束，却偏生进了啸涛庄。古遥热肠，作媒做得一团偏，上代之间情仇缭绕，晚辈又稀里糊涂，于是发生了很多离奇的事偏，幸好，猴团仔运气好，向宇海造化大，这才能良缘痞结，威里武林。

目 录

第 七 章	各有各的缘	235
第 八 第	愣头有遇险	274
第 九 第	虎踞厅试技	313
第 十 章	矫龙出困笼	352
第十一章	两兄妹第众	392
第十二章	救愣妹罹险	431

第七章 各有各的派

向宇海义正词严地追问道：“那下毒杀了我二十几个人，这算什么手段？”

姜慧慧睁大眼，咦了一声，撇嘴道：“你不叫他们来破船，那他们全可寿终正寝。”

向宇海脸色难看至极的道：“这么说，倒是我的错了？”

姜慧慧冷笑道：“认错也不用认得一副想杀人的模样。”说完将头歪向湖面不理他。

向宇海吸了口气，想好好同姜慧慧谈谈，或可使她改邪归正，所以他将脸色缓了下来，问道：“你为什么自甘坠落加入都天门？以你的聪明才智，大可有为于天下，不往正途去用，实在叫人惋惜。”

姜慧慧将头转正，眼光射出一种耐人寻味的神采，半晌，幽幽道：“我觉得你中毒之深，才叫人真正的惋惜。”

向宇海心头大震，颤声问道：“你……你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猴 团 仔 有 种

姜慧慧笑了一下，嗔道：“你别那么大惊小怪好不好？跟你讲话实在很累，还得注意你的心情，还得让你两步，否则，这会儿我早成了你眼中钉、肉中刺，恨不除之为快了。”

向宇海筒直接不上话，他给这女孩搅得一团糟，开始怀疑自己是否该坚持所谓正邪不两立的想法。

姜慧慧又笑道：“我说你中毒，是你心里的毒，我不会给你下毒的，这你大可放心。”

向宇海忍不住问道：“为什么你不会向我下毒？”

姜慧慧眼珠一转，神秘地抿嘴微笑，然后才眨眼嫣然道：“这个嘛！当然另有原因。”

向宇海心头立时一热，感到脸上热辣辣，怔楞在原地。

姜慧慧俏目一转，道：“喂！你发什么呆啊？”

向宇海低下头，叹了口气，语气温和了许多，道：“你倒说说看，我为何中毒太深？”

姜慧慧撇撇嘴，摆出一副老夫子要说教的模样，沉声道：“好，你要听是不是？那我就从头说吧！我先问你，你为何要抓清海？”

向宇海回道：“清海是个神秘人物，身上一定带有什么重大秘密，可能会危害中原武林，所以要抓住他，才能真相大白。”

姜慧慧嗤之以鼻地冷笑道：“危害中原武林？那么请两，到目前为止，清海可危害到那个武林了？”

向宇海无言以对，她又接口道：“只不过是因为都天门要找他，古易慎那个笨蛋，就紧张兮兮的穷追不舍，还有你这个小笨蛋和那个老笨蛋，脑袋里装一样的豆腐。”

向宇海忍不住骂道：“你骂我没关系，但对古帮主不可加以辱骂。”

姜慧慧挑挑双眉问道：“喂！为什么可以骂你，不能骂他？你们两个一样笨嘛！”

向宇海不禁提高声音道：“他是德高望重的武林前辈，再怎么样，我们都是晚辈，你不可以这样骂他，这样会显得你没有教养。”

姜慧慧气得涨红一张脸，半晌说不出话，向宇海见她如此，倒于心不忍，开口道：“我并不是那个意思。”

姜慧慧叫道：“好啦！你就会骂我这个，也不会想想你犯了什么大错。”

向宇海再也无法忍受，只是一股火气不知怎么发出来，便大声道：“我向宇海一向端正，不知会犯上什么样的大错？”

姜慧慧冷笑道：“好，你行事一向端正是不是？那我问你，什么叫有为了天下？什么叫正途？”

向宇海不屑地道：“你根本是明知故问。”

姜慧慧又故意叹口气道：“你脑中就是塞满这些有毒思想，日积月累的已不可教药。”

向宇海怒道：“你难道认为杀人放火，奸淫虏掠才

是应当的？”

姜慧慧也瞪眼怒道：“这就是你死脑筋的地方，简直不可理喻！”

若不是身在湖上，向宇海真想拂袖而去，他已怒气勃发，但面对姜慧慧却爆发不出来，只是恨得咬牙节齿，两人都给对方激怒，大约有一刻多钟不再搭话。

最后，姜慧慧用力一蹙脚，委屈地觑了向宇海一眼，幽幽道：“好了，我们不要把话扯远好不好？”

向宇海点头，诚恳地道：“好，我也不愿意这样呀！”

姜慧慧吁口气道：“我不明白，为什么都天门才来找个清海，你和那古前辈就可以堂面皇之，给我们载上什么危害中原武林的罪名，你们凭什么？难道住边陲的人，来中原一趟就是大逆不道？”

向宇海一楞，继而耐心地解释道：“姜姑娘，当然是有原因的，并不是我们自大到不能容忍边陲的人氏到中原来走走，甚至来闯天下，而是二十年前，都天门在中原掀起一场血腥之祸，现在他们卷土重来，势必有所目的，最大可能是来报复，再来就是血洗武林。

当年都天门是由前丐帮帮主和家父一起联手赶出中原，这次又出现，难说不是冲着丐帮和啸涛庄来的，我们当然要插手管这件事，假如你又要责问我，他们并没有找上门来呀！那我只能说是预先防范，难道这么做也错了吗？”

姜慧慧反问道：“这是事先防范吗？简直是故意找碴嘛！实在说，我们并没有什么目的，只想找回清海。”

向宇海不禁问道：“你们找他干嘛？”

姜慧慧叹口气道：“回去成亲。”

向宇海惊道：“什么？成亲？”

姜慧慧幽幽地道：“是的，和我成亲。”

向宇海耳阳轰地一响，大声道：“什么！你，你竟要嫁给一个和尚？”

姜慧慧见他如此一惊，反倒笑道：“和尚可以还俗啊！只是，他比我大十多岁，太老了。”

向宇海长长吸了口气，稳住自己，沉声问道：“这椿亲事是谁做的主？”

姜慧慧板着脸道：“当然是门主。”

向宇海道：“我不懂，你为什么要加入都天门？”

姜慧慧莫可奈何道：“不是我要加入啊！是我娘要加入啊！我当然跟着她。”

向宇海道：“你娘居然答应这件婚事？”

姜慧慧叹道：“我娘本来也不答应，但后来她看到清海，觉得他老实忠厚而且仁慈，就丈母娘看女婿，越看越对眼啦！”

向宇海有点发急道：“那你爹呢？”

姜慧慧撇了撇嘴道：“死了。”

向宇海神色黯了下来，叹道：“那清海长得倒是真

貌堂堂，只是性格太懦弱了。”

姜慧慧笑道：“这件事有两个人正全力反对，所以也办不成，但时间一拖久就难说。”

向宇海急问道：“是谁反对？”

姜慧慧挑挑眉毛道：“我和清海啊！”

向宇海倒抽一口气道：“这是没有用的，我们要受制于人，根本做不了主。”

姜慧慧嫣然一笑，道：“所以我要找一个可以给我做主的人啊！”

向宇海问道：“你还有什么长辈吗？”

姜慧慧叹口气道：“有，我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，不过只怕他非但不肯替我做主，还要骂我哩！”

向宇海发怒道：“那有这样的哥哥，简直不可理喻。”

姜慧慧拍手笑道：“是啊！他一向不可理喻。”

向宇海心中一动，睁眼盯着她瞧，偏偏姜慧慧只娇笑地望着他，眨着笑眼并不说话，他只好干咳一声，转问道：“对了，那清海到底是都天门的什么人？”

姜慧慧道：“这不能说，此乃本门都密矣！不过等他回了俗就会对外宣布他的身分。”

向宇海点点头，没有再追问下去，只是自己陷入了沉思中。

姜慧慧见他半天没反应，只好又叹道：“只怕那时我已嫁给他了，好惨啊！”

向宇海又咳了一下，掩饰自己的情绪，最后忍不住问道：“姜姑娘，可否告知令兄何在？在下或可帮忙。”

姜慧慧叹气道：“可以啊！不过没有用的，他一下骂我母老虎，一骂下我没教养，你说他还会替我作主吗？”

向宇海这一惊，差点震到水里去。

向宇海用双手紧紧地握住木头，两眼圆睁，才从牙缝进出话来，骂道：“你……你这……这……你竟然会撒出这漫天大谎来戏弄我，你简直不可救药。”

姜慧慧起先见他如此受到惊吓，后来又听他如此发狠的骂她，便委屈地滴下泪水，大声骂道：“向宇海，你混蛋，你怎么可以说我撒谎，我求助于你，你居然说这种话！”

向宇海铁青着脸道：“以你这样的狡诈，别说躲一门亲事，就最避上一百门都有这个能耐，不用故意来和我攀亲，你以为我那么容易上当吗？你以为这样我就撒手不管你们都天门的阴谋说计吗？”

姜慧慧气得脸色发白，随手将一个东西直摔向向宇海，一副恨不得跳下洞庭湖的模样。

向宇海以为她射来暗器，伸手接住一看，原来是装饰用的戒指，心知她若非气急败坏，不会如此随手乱扔东西，那么自己真是冤枉了她罗？”

他霎时脑中乱昏昏，耳中到处轰轰作响个不停。

姜慧慧独自坐在那头掉眼泪，两人又陷入起先闹僵

时的沉默，只是这次更糟。

姜慧慧默默的哭了一会儿，才擦干泪，哽咽道：“还我！”

向宇海只得将戒指丢还给她，她接回戒指，又连连吸了几口气，稳下情绪后，才神色冰冷地道：“向庄主，你不认我这个妹妹没关系，但还这么自以为是，貽笑于人。”

向宇海也吸了口气，面无表情地道：“原闻其详。”

姜慧慧冷笑道：“第一，你应该比我还清楚，啸涛庄已非昔日可比，都天门要踩平你的大门，说来易如反掌，本门门主虽然当年重伤逃回边陲，但二十年来，不但没受其害，反受其利的练成一套罕世绝学。

而且当年威第中原的二巫三坛并没有损失半个，人人武功精进，又广为吸收门人，声势比二十年前更加显赫，我们没有必要来拉拢你，之所以不伤你的原因很简单，完全是看在令堂的份上。”

向宇海怒道：“哼！只怕你们也怕杀了我，我第会倾全力报复你们。”

姜慧慧冷笑一声，道：“只怕那时她希望戒空，万念俱灰，颓于疯狂，对我们来说也不过是个疯婆子而已。”

向宇海心头一第，不禁啊地一声喊出，冷汗直冒了上来。

姜慧慧又冷冷道：“第二，就是你那些天真得可笑，

又臭不可闻的念头，别常搬出来吓唬人，别以为天下之大只有你汲汲于为武林安危着想，其实说穿了你还不是只为你自己，那位古帮主也不过是为了他自己，才会有那些自以为是的想法。”

向字海怒道：“这些倒不用你来教训我，假如这样做都只被讥为是为自己求名誉，那天下还有什么道德，什么公理可言，你不觉得你太偏激了吗？”

姜慧慧反唇相讥道：“哼！你口口声声为了武林，为了公理，真是好笑！你可以想要威震天下，难道都天门不可以想？你是天之骄子，别人尽是庸夫俗子，只会卑鄙无耻吗？”

向字海倒抽一口凉气，道：“若只想以暴力宰制天下的人，那不是小人是什么？把别人的失败看成是自己的胜利，那算什么天之骄子？”

姜慧慧怒道：“别老拿大道理来压我，我只是要你明白，不要老以自己为对，别人为非的态度来判断事情。”

向字海大声道：“我是那样不明是非的人吗？”

姜慧慧冷哼道：“嘿！你正是。从这次都天门人中原来，你看到什么是非？你只会判断别人一定有什么阴谋诡计，要来推翻你啸涛庄的金字招牌，我告诉你，这样的招牌人人可有。”

向字海怒不可遏地喘着大气，半晌发不出声来。

姜慧慧见他如此，却叹了口气，语气转缓地道：

“你不用这么生气，我只是觉得说出来对你有好处，其实我自己对这些东西也是很疑惑的。”

向宇海突然拚命地摇着头，使整块木头摇晃起来。

他大声道：“我一切遵循前人所教所走的路走，这样做难道不对？我真不懂，我也不想懂，你不要说了。”

姜慧慧抓紧木头，急道：“你再摇我们都会掉下去的，衣服好不容易才干的，我不说了行不行？你别这样嘛！”

向宇海慢慢地静下来，又呆了片刻，才僵硬地道：“抱歉！”

姜慧慧点点头表示接受他的道歉，两眼直盯着他，缓缓地道：“我还有一件事要告诉你！”说完停了下来。

向宇海连连喘气，无奈地道：“请说！”

姜慧慧这才道：“那就是我和我娘的事。”

说完又直盯着他，观察他的表情变化。

向宇海却没再愤怒，只有加深的黯然。

姜慧慧道低下头来，似乎回忆着什么，忽地悲从中来地掉下眼泪。

向宇海怔怔地望着她，有个冲动想出口安慰她，却因脑中一片茫然，只会发着呆。

姜慧慧拿手绢擦拭愤水，开口道：“我娘其实本来已脱离都天门了，十几年来，我们一直住在湘水边一个小村里，因为，大家都认为我娘已不在人世，连门主都是如此认为，直到有一天，娘带我去衡山采药，准备教

我制一种毒粉，那知却碰上一个人，他也是去采药的。

他一见到我娘就认出她来，从此纠缠不清，偏他武功又在我们之上，又偏他是个神医，我们下什么毒，他都会防会解，他想占我娘的便宜，后来竟连我也不放过，我们一路想尽办法摆脱，他却总是阴魂不散，娘感到遭他这般追踪强求，很是可耻可恨，又想到当年身为一坛之主，是何等风光，那会受此人如此欺凌。

但她已答应，答应你爹不回都天门了，可是在那种饱受围逼的情况下，她也不能到啸涛庄求助，何况是你爹失信在先，所以她只好带我回都天门了。”

向宇海听得义愤填膺，怒道：“那人是谁？竟如此下流无耻！”

姜慧慧摇摇头道：“娘不说，她说我没必要去惹那个人，而且她很惊讶那人竟还活着，她只说那人……和你爹有莫大的关系，但这事是该由你处理，不是我管得着的。”

向宇海忽觉毛骨悚然，江湖上竟有这种神秘人物存在，而且将来他可能要面对的，但他竟然一无所知。

姜慧慧接口道：“其实我和娘都知道都天门并非久留之地，因为我们对江湖事没有多大的兴趣。”

向宇海冷笑道：“那为什么又要说我是你哥哥，你来认亲，不就是要用啸涛庄做你的后盾吗？这跟你们回去投靠都天门，不是一样的道理？”

姜慧慧立即勃然大怒，张口骂道：“那我又何苦巴

巴的要从一个大势力中，跳到你这小小的洞庭湖。”

向宇海颇为不服她这种比较，却也为之语塞。

姜慧慧怒气未休地道：“我要想未攀你这个亲早来啦！要不是遇上那个老混蛋，我娘不会那么强烈的想证明我的身世，让我能抬起头来，不要同她一辈子躲躲藏藏，我本人是不在乎这些的，但为了我娘，我才同你说这些事。

其实我姓姜，姓得很惬意，就算是私生子，又有什么可耻的，只是别人会把一些耻笑加到我娘身上，这点我才受不了，娘这次回都天门，提出来的要求就是这件事，但门主老奸巨滑，我看出他对我的事一点诚意也没有，只想利用我去诱劝清海还俗罢了。”

向宇海吸了口气，道：“你娘辈道没发现这件事？”

姜慧慧叹道：“娘对门主太过相信了，一心以为他会言出必行，你看，从这点就可看出她已急病乱投医了。”

向宇海苦笑道：“只怕你们想的事，就算达成了，你们要脱离都天门，也非易事，就算真可脱身，不怕再遇上那好色之徒吗？”

姜慧慧闷哼一声道：“你别老以为我们会拖累你，会去死赖着你，放心，脱离都天门的方法，我早想好了，只等时机成熟，至于那个老混蛋，当时是因为我练功岔气，不慎伤了任脉，功力无法完全发挥，现在我伤好了，而且在都天门，门主也曾传给我一些绝技，我还